

黄埔军校曾有一批女学员

黄埔军校闻名遐迩，值得一提的是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，曾经开办了女生队，它是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学员队。

1924年6月，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支持下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黄埔岛上创办了黄埔军校。1926年10月，北伐军攻占武汉后，黄埔军校便在武汉创办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。

1927年初，分校决定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招收女学员。消息一出，各地女青年报名相当踊跃。最后经过严格审查，只录取了183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学员队，加上由湖南学兵团并人的30名女生，女生队总数为213人。她们当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，也有少数已经当了妈妈，有的还缠过足。从出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来看，大都参差不齐。

1927年2月12日，武汉分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，213名女生同

男生一样，着深灰色制式军装，紧束着腰带，戴着军帽，打着绑腿，并肩站立，一个个飒爽英姿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分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对女生队负责人说：“办女生队阻力很大，丁惟汾（国民党右派）等人反对，封建势力拼命阻挠，守旧的人也不赞成。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，你们要努力呀！”

这些女学员在校期间，住在靠近校本部的另一个宿舍，单独有大门出入，单独占有课堂、食堂、操场等。她们从早上5点半起床，直到晚上9点半睡觉，每天8堂课，中途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其课程与男学员一样，主要分为军事和政治两大类。军事课主要有步兵操典、射击训练等，军事操典相当艰苦，以至于一些年龄偏小的女学员累得哭鼻子；政治课内容相当丰富，有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等。校方还经常邀请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，如毛

泽东、郭沫若、宋庆龄等到校讲演。课余时间，学校还经常组织女学员到社会上进行宣传，并执行一些勤务工作，这是男学员根本享受不到的“特殊待遇”。
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。由于武汉兵力不足，于是军校决定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，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，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，开赴前线。女学员谢冰莹在途中写下的《从军记》中写道，“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，女生队的学员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，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，为他们包扎、喂药。”

1927年7月，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，公开发表声明反共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。213名女学员除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外，大部分都被分到叶挺和张发奎的部队，也有不少人回到家乡，有的从事地下工作，有的后来又辗转找到了革命队伍。其中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、胡兰畦、曾宪植、胡筠等巾帼英雄。

摘自《大连晚报》

一代“冬皇”孟小冬

有着“冬皇”之称的孟小冬，在戏台上的魅力无人能及。然而在戏台下，在感情生活中，她对自己的婚姻是那么无助。

孟小冬与梅兰芳相遇那年，她只有18岁。18岁的孟小冬，已是须生之皇。

1925年8月，戏台上的那场《游龙戏凤》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。梅兰芳演的是俏丽妩媚的李凤姐，孟小冬演的则是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。真正是男的扮相妖娆，女的扮相刚正。在华丽的唱腔中，那身段那眉目，真是让人叫绝。

演了《游龙戏凤》，演了《四郎探母》，戏迷们都痴了。凡二人出演，总是场场爆满。

梅兰芳与孟小冬脱下戏服，台上的感情延伸到台下，两个人渐生好感。

“梅党”之人也极尽撮合，想成就一段梨园佳话。

1927年正月，梅兰芳娶了孟小冬。梅兰芳也不愿让太太福芝芳不悦，便在外面找了一处四合院与孟小冬住，起名为“缀玉轩”。

他们在“缀玉轩”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，梅兰芳常常带一些朋友过来，一起谈论戏文，说古道今。

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让梅兰芳对孟小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。这是在他们婚后9个月的时候。

孟小冬是有很多戏迷的，其中有一个叫王维琛，喜欢孟小冬很久，在得知心上人被梅兰芳抢走后，便找到“缀玉轩”。还拿了把枪，本来是吓唬人的，一急把在梅兰芳家做客的张汉举打死了。这场血案，让梅兰芳对孟小冬的感情蒙上了阴影。

1930年，梅雨田夫人过世，灵堂设在梅公馆。孟小冬依礼前去给婆婆守孝。在门口，便被福芝芳叫人挡住了，来人直呼孟小姐，并不承认孟小冬是梅家人。孟小冬当时站在门

口，心内异常难过。而梅兰芳始终没有替孟说话。

孟小冬也是骄傲的，她要的是爱情，但她不乞讨爱情。孟小冬在《大公报》第一版连登三日启事，傲然地离开了梅兰芳，但她心内留下的是难愈的伤口。为了养伤，她也一度皈依佛门。沉寂了一段日子，再返京时，孟小冬将所有的心思给了京戏。

婚姻的失败成就了孟小冬的事业。1934年孟小冬复出后，更是一票难求。孟小冬拜在梨园大师余叔岩的门下，成为京剧第一女须生。

孟小冬中年嫁给杜月笙。杜月笙过世后，孟小冬独居香港，深居简出。

孟小冬与梅兰芳在香港有过一次碰面，但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说。没有说话，不代表已经忘记。那毕竟是孟小冬倾心爱过的第一个男人。那时梅兰芳自然不知，在孟小冬的房内，只存放着两张照片，一张是恩师余叔岩，另一张则是前夫梅兰芳。只是旧照依然，旧情已不复存在。

摘自《书刊报》

曾国藩三千步识人

晚清名臣曾国藩颇有用人之明，曾提拔了左宗棠、李鸿章等名臣。

某次，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，当时曾国藩刚吃饱饭正在散步。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，所以那三人就在一旁恭候。

散步之后，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，曾国藩却说不必了。李鸿章

很惊讶，曾国藩说道：“在散步时，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，第一个低头不敢仰视，是一个忠厚的人，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；第二个喜欢作假，在人面前很恭敬，等我一转身，便左顾右盼，将来必定阳奉阴违，不能任用；第三个人双目注视，始终挺立不动，他的功名，将不在你我之下，可委以重任。”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15法郎赢得战争

戴高乐曾潜心研究军事理论，于20世纪30年代写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，其中包括《未来的军队》一书。书中论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与空军、陆军协同作战的必要性，竭力主张在法国组建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，配备先进武器装备的机械化部队。

然而，戴高乐的主张和军事思想没有被法国军事当局重视和采纳。更有甚者，一些要员还纷纷批

判他的理论是离经叛道。他们坚信，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，足以抵御敌人的进攻，不必费心劳神地去搞什么机械化部队。

理论得不到重视，自然，他的书也几乎无人问津。《未来的军队》一书只卖出了750册。

没想到，墙内开花墙外香。在法国无人问津的书，却引起了德国人的极大兴趣，一次就购买了200册。纳粹将军古德里安得到这本书后，如获至宝，手不释卷，进行认

历史上最早的细菌战

征和三年(公元前90年)，汉武帝派遣三路汉军出击匈奴，其中，李广率领的中路军担当主攻任务。

进军初期，西路汉军抓获了匈奴的一些前哨骑兵。据这些俘虏交代，在得到汉军大举远征的情报之后，匈奴“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”，即匈奴人将带有咒语的牛羊掩埋在汉军途经、驻扎的道路、河流旁边。这种行为除了带有极为强烈的精神打击意味外，还使用了一种新的战术——“细菌战”。

因为，这些被掩埋的牛羊，或是专供祭祀用的牲畜，或是患有某种疾病的疫畜。这些牛羊一旦被杀死掩埋一段时间后，其体内便会滋生出大量的细菌。当死畜的数量较大时，滋生

的细菌便会扩散到附近的土壤、水流之中。对于远征的汉军来说，水源是要随时随地加以补充的，但是，当他们饮用这些不干净的水后，就会患上霍乱、疟疾等疾病，军队战斗力将大大下降。

起初，中路汉军的进展较为顺利，取得了几次战斗胜利。不过，此时的京师长安正被“巫蛊之祸”的阴云所笼罩，主帅李广利的家人牵涉其中，被捕入狱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前方，为了使自己不受连累，也为了解救家人，李广利决定立功赎罪，计划率军深入匈奴腹地，一举捣毁其统治中心。这种急功近利的冒进方针显然犯了兵家大忌。汉军的原计划是要在边境线附近与匈奴决

后来三人的发展，果然不出曾氏所料，而第三人就是开发台湾有功的刘铭传。

缓行三千步，不过一小时的光景。就这一小时的光景，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。有人也许要说，这曾国藩，也太绝对了吧。其实，一个人的品性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看出来的。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，他在缓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。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。因此，三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。

真研究。他把戴高乐的军事思想与自己的主张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。1940年5月10日，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绕过被法国人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，快速踏上法兰西土地，迅速占领了法国，简直如人无人之境。

后来，人们戏说：“德国人赢得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。”因为，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仅15法郎。当然，这是夸张，但是不无道理。家有先进的新兵法，却弃之不用，墨守成规，只能被动挨打；用你弃用的兵法打败你，代价就是这么低廉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

摘自《中国石化报》

战，而现在的孤军深入却打乱了预先的部署，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。在诸多困难之中，给养不足最为突出，因此，汉军只得就地寻找水源和食物，解决饮食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连续数日的战斗、行军，使大多数汉军将士疲惫不堪，身体虚弱，抵抗力下降。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，匈奴的巫师们所掩埋的牛羊的功用得到了发挥，可怕的细菌通过饮用水进入到汉军将士的体内，使他们迅速而大批地病倒甚至死亡，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。结果，人数占有优势的七万汉军竟然被五万匈奴军队击败了，李广利率领残部投降了匈奴。

匈奴上演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“细菌战”，收到了“不战”而损人之兵的效果。在细菌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汉军遭受了对匈奴作战史上较为惨痛的一次失败。

摘自《大众文摘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一生只做一件事

池 蔚

一个人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，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，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。

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里，我只长年少不长心眼，想来真是痴长。

从前，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子，园子里头长满花蔬菜和中草药，芙蓉花、鸡冠花、桃树、垂柳、小白菜、香葱、车前草、鸡血藤等混长在一个园子，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，使儿时的我玩得十分着迷。

当然，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就没有了，支援了国家建设。园子变成了一座纺织厂，工厂的围墙抵在我家屋后，整日整夜哑当哑当地响。我不喜欢这声音，我从来就不喜欢工厂。从此，我一直心怀渴望，非常非常想养花种草。渴望与日俱增，可多年来就偏是没有机会，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。

十几年熬过去，去年分得一套公寓，奔到阳台上一看，发现竟然留了养花槽。这一高兴，头脑轰地发了热，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经事做。一连好些日，提只篮子和小桶，四处挖湖泥。在大大挖了一阵之后，花种上了，草也养上了，菜子也撒上了。然后，抱着将来回欣赏，倒真有一种了却了一个夙愿的感觉。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，凡遇上奇花异草，都挺执著地弄点

回来栽进盆里。家里厨房三天两头做鱼、肉，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倒入花槽。

可是到了秋季，结果并不理想。葡萄才结了几颗，花儿没开几朵，从庐山植物园特意带回的碗莲之类也都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

为此，我特意找了《花经》来读，读着读着，心中渐亮。合上《花经》，扔下花铲，淡然一笑：我不再养花了。

实际上，《花经》这本厚书我翻来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小节：序言。

序言里简洁地记载了本书作者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。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时本是一名朝廷命官，斯时将三十。有一日黄先生想：古人曰三十而立，我该如何立人呢？他想，做官要应付人家，做商呢又要坑害人家，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，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，于是，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。他做什么呢？他购买田地十余亩(时田价每亩约二十金)，渐扩充至百亩。黄先生从此聚精会神，抱瓮执锄，废寝忘食，盘桓灌溉，甘为花木之保姆。果然，黄家花园欣欣向荣，蒸蒸日上，花异草奇，声名远扬。每逢花时，社会名流裙裾联翩，吟诗作赋。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，课请话雨。众人深得启示：既混浊之世，百无一可，唯花木差

当我老了

钱红丽

当我老了，蜷进书堆软椅里，想一想白衣胜雪的旧事，放一张经年的唱片，煎茶闻香的日子里慢慢沉淀了岁月，“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，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……”年轻的时光，在两鬓斑白里回来，于耳边游来游去。

当我老了，有一些花零落，有一些希望渺茫。我应该领养一个小女孩，给她梳发思头，为她穿方跟小皮鞋，扎栗卡丝的束发带，教她抚琴吟诗热爱文学。我们这一代均是被叶芝、庞德、里尔克所滋养大的一代，票

赋里充满着太多的激情与浪漫，偏执大干理智，狂热多于清醒。

而我的小女儿，她应该懂得“若怀书卷意萧然，灯光微明夜不眠”，懂得诗经楚辞唐风宋韵，懂得司空图徐文长建安七子竹林七贤……现代的女孩子另类前卫，喜欢黑裙金发，爱唱“山风溪水袅袅炊烟，热汤木卓缺了谁”，而我的小女儿，她必须要学会领略“落花无言人淡如菊”的苍茫飘逸。也许她要问，为什么要经久的沉溺纯净的文字？我会告诉她——纯净的文字能拔高人的精

神境界。

当我老了，于刀弓映雪的年纪里，人生有许多事可以去回忆或诉说。但，有一些事不可说，也不能想，却又不能忘，这适合收藏。

当我老了，人生不过是一场阅历，尊严在内省中一寸寸浓缩。华丽的情感，无法得到，亦无法补偿。爱恨得失、恩怨情仇，终成一片片经霜的枫叶，如千只玉蝶翩翩舞于秋天的野径，转眼已是几羽失重的残冬。身前后两茫茫，我在初雪降临前拥枕而眠，隔着薄薄夜色，尽量温柔一点，如一盏晚唐的小壶，不煎清茶，滋养丁香。

当我老了，家乡的田园已荒芜，把无数旧梦省略，不为秋风悲歌。艾略特说秋天是残忍的季节，我的坟头有几根芦苇，三两雁雁……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应该是受诱惑的年纪了。傻一点儿，笨一点儿，懒一点儿，冷一点儿，就做一件事——写作——我这一生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有那样一种纯洁

流 沙

包厢里坐得满满当当的，大家要求郑老师谈在西藏志愿支教的故事。郑老师说那里的孩子，说那里的牧民，还有春天的时候，草原上像星星一样的漂亮小花儿……

还有人开玩笑问起郑老师在西藏有没有“艳遇”。郑老师听罢，说真的有一次。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郑老师身上。

他到西藏的第二个月，大雪压境，孩子都无法来上课了。过了三四天，宿舍里的东西全部吃完了。但外面过膝的大雪让他无法外出采购食物。就在那个食物告罄的傍晚，一个藏族女子提着一个大包出现在她的宿舍前，她用非常生硬的汉语喊：“老师，老师”

郑老师推开门，发现她是离学校最近的一户藏民家的姑娘，那个姑娘放牧着许多牛，郑老师以前经常遇上，她总是会放慢脚步瞥一眼郑老师。后来，他又知道她已经没有了父母，家里有个弟弟，她和弟弟就靠她放牛维持生计。

舒展灵魂

薛 峰

西班牙著名诗人夏普讲述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：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男孩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，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到拉塞尔的铁匠铺去，我们将需要修理的耙子和锄头留在那里便去集市上逛去了。等我们返回时，耙子和锄头都已经修好了。拉塞尔虽然年近，但他的手艺依然精湛无比。经他修复的农具几乎和新的一模一样。父亲十分满意，爽快地掏出一枚银币递给拉塞尔。

“不用了，”老人说，“这一类小活我不收钱的。”但我父亲执意要付给维修费。“即使我能活一千年，”夏普感慨道，“我也绝不会忘记老铁匠那句回答，我敢说，那是世界上最触动人心的一句话：‘年轻人，’老铁匠对我父亲说，‘难道你就不能让一位老

人，时不时舒展一下他的灵魂吗？”

初读这个小故事，“舒展灵魂”四个字就深深打动了我。在老铁匠看来，舒展灵魂，就是让自己快乐地付出，就是能够享受给予的喜悦。而我，也曾偶尔有过这样的体会。比如前不久，我匆匆行走在街上时，看见一个老太太拉个小推车穿越栅栏的小门。我二话没说，迅速地跑过去抬起小推车帮老人弄过去，心里很畅快，很轻松，很愉悦，这种心情是其他成功带不来的。我想，这也就是舒展灵魂吧。

我曾经认识这样一个年轻人，他研究生毕业半年了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很苦恼。我听了他的求职经历后发现，其实不是他沒能力，也不是他缺少机会，而是他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了。比如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公司的笔试，人家让他把自己的

详细情况写下来，包括籍贯、身份证号码、家庭情况等，这原本无可厚非。但他却认为，一旦应聘不成功怎么办？自己的全部真实资料不就落入他们之手了吗？所以，他拒绝填写。人需要细心，可如果事事往坏的地方想，那就没好的东西了。”

我们都需要一种灵魂的舒展，放下思想包袱，去追求真实的自己。舒展的心态和情绪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面对自己，给自己轻松，体会人生的快乐。如果得到，得得愉悦；即使失去，也失得坦然。舒展灵魂，能让我们远离争名夺利的泥沼，抛去患得患失的痛苦，让我们在烦琐的生活中感受到绿叶与清风、清泉与歌声。

而舒展灵魂亦并非难为之举，只要你多一些理解和宽容、友善和爱心就行，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的愿望，能够主动去帮助困难中的人。美好的心灵如清晨的花朵，在露珠中散发芬芳。所以在匆匆行路的同时，请一定要停一停，记得打理自己的内心，让灵魂得以舒展。

摘自《文萃》